

专案组①

悬疑推理小说

邪恶动机

李林海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专案组

①

邪恶动机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专案组. 1, 邪恶动机 / 李林海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1.7
ISBN 978-7-5500-4283-4

I. ①专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103022号

专案组. 1, 邪恶动机

李林海 著

出 版 人	章华荣
策 划	邹晓冬
责任编辑	余 苕 周 晓
设计制作	胡益民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 / 16
印 张	18.25
版 次	202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8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4283-4
定 价	3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21-204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9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一 案发 / 001
- 二 刑警队长 / 007
- 三 现场 / 013
- 四 成立专案组 / 025
- 五 送菜工王小毛 / 035
- 六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/ 056
- 七 张美娟的双重角色 / 064
- 八 电子物证 / 081
- 九 婚外情 / 092
- 十 分析会 / 100
- 十一 不想当英雄的英雄 / 113
- 十二 死者家属 / 120
- 十三 夫妻 / 133
- 十四 重大线索 / 138
- 十五 三个嫌疑人 / 144
- 十六 师傅 / 154
- 十七 再寻现场 / 159
- 十八 第二次分析会 / 167

- 十九 搜索 / 179
- 二十 卧底 / 183
- 二十一 黄副局长 / 196
- 二十二 尸检 / 202
- 二十三 红山林场 / 207
- 二十四 外调 / 213
- 二十五 闺蜜 / 221
- 二十六 同性恋 / 225
- 二十七 湘西 / 231
- 二十八 第三次分析会 / 237
- 二十九 殉情 / 243
- 三十 私欲 / 248
- 三十一 浮出水面 / 253
- 三十二 攻心 / 261
- 三十三 证据 / 266
- 三十四 解救 / 272
- 三十五 团圆 / 280

一 案发

接到食堂管理员张美娟打来的电话时，林业局局长王海峰正在家里午休。

“王局长，不好啦！出大事了！”电话里传来张美娟紧张而又急促的声音。

王海峰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，懒洋洋地问：“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呀？一惊一乍的。”

“不得了，出大事啦！员工……有二十多名员工……在食堂吃了中饭后，全部生病了。现在……现在已经送到医院来了。炊事员张福顺病得比较严重，已经推进了抢救室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呢……局长，你快来看看吧！”因事发突然，张美娟紧张得语气有些颤抖。

“啊？！怎么会这样？真是活见鬼了。是有人搞破坏吗？”王海峰“倏”的一下从沙发上弹跳起来，睡意全消。

“不知道呀。看样子好像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？这真是活见鬼了。我马上过去！”

挂断电话，王海峰心急火燎地往县人民医院赶。

王海峰刚刚赶到医院门口，就得知张福顺因抢救无效死亡了。他顿时天旋地转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医院。

在医院大厅和走廊上，摆满了临时搭建的简易病床。

所谓简易病床，实际上就是在地上铺一块一次性中单，再往上面铺一床被子，搁一个枕头，让病人躺在上面。

只有几个看上去昏迷的病人，被安排躺在带轮子的铁制病床上。

生病的员工共有二十多人。他们有的躺在病床上打点滴，有的爬在床头不停地呕吐，还有的一手提着裤子、一手高举着输液瓶，颤颤巍巍、踉踉跄跄地往厕所来回跑，样子狼狈不堪。

看到王海峰来了，医院院长刘国贤急忙跑过来打招呼。

“王局长，你总算来了，我都快招架不住了。”

“刘院长，麻烦你了！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
“唉！情况很糟糕呀！生病的人有二三十个，全是你们单位上的员工。”

“嗯。你说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谁知道呢。据我分析，有可能是集体食物中毒吧。”

“真是活见鬼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食物中毒呢？”

“我猜测呀，有可能是大家在一起吃了有毒的食物，所以就一起中毒了。”

“有毒的食物？哪里来的有毒食物？真是活见鬼了。”王海峰嘟囔了一句，沉下了脸说：“呃！我说老兄呀，你怎么把病人都扔在大厅里和走廊上呢？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到病房里去？是怕林业局付不起钱吗？”王海峰指着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病人，有些生气地说。

“哎呀！你误会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医院里的床位本来就不多，一下子突然来了这么多病人，哪里安排得过来呀？所以只好在走廊上和大厅里临时安置病床了。等新盖的医院启用后搬过去就好了。”刘院长解释道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看来我还得要谢谢你了！”王海峰嘴里说着感谢的话，心里面多少还是有些不痛快。

“哪里话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刘国贤当然听得出王海峰的话外之音了，

但他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
“刘院长，你是这方面的行家。看这些病人的症状，你觉得像是吃了什么东西中的毒呢？”

“病人的症状基本上是头痛、头晕、呕吐、腹泻，有的嘴唇、指尖变紫色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能形成这种症状的中毒，因素有很多，既有毒物方面的中毒，也有药物方面的中毒。我琢磨着吧，要么是生吃了何首乌中毒，要么就是食用附片过量中毒，或者是生吃荷兰豆中毒，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有机磷农药中毒，等等。不过我是学病理学的，不懂法医学，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“何首乌和附片不都是补药吗，怎么会中毒呢？”王海峰有些奇怪地问。

“对，何首乌和附片都是中草药，营养价值非常高。但是，如果何首乌生吃，便会中毒，会导致肝功能衰竭。附片中含有乌头碱，如果过量食用也会中毒，甚至会中毒身亡。”刘国贤解释道。

“哦，原来这么复杂呀？！看来这个问题只有等公安法医来解决了。刘院长，你还是陪我去看看病人吧？”王海峰摇了摇头说。

“好的。”

刘国贤领着王海峰先是到太平间，看了看张福顺的尸体。

张福顺的尸体上盖了一块白布。刘国贤走过去，一边掀开白布，一边说：“你看，死者全身都成了青紫色。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呀。”

王海峰站在旁边，探着身子瞧了瞧，然后点点头说：“嗯，还真是这样。”

离开太平间，他们逐个床位探望了其他病人。

生了病的员工有的爬在床头呕吐，有的躺在床上呻吟。一些病情较轻的员工，则比比画画地向医生介绍他们中午所吃的饭菜和生病的经过。

据员工们介绍，中午食堂里一共烧了三个菜：一个清炒苦瓜，一个红烧草鱼，一个辣椒炒腊猪肉。汤是紫菜鸡蛋汤。

听了病人们的介绍，富有经验的刘国贤院长分析说：“王局长，从病人介绍的情况来看，我分析员工们可能是吃了腊猪肉中毒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王海峰不解地问。

“因为腊猪肉里含有过量的亚硝酸盐啦！”

“亚硝酸盐？亚硝酸盐不就是传说中的‘工业盐’吗？”王海峰惊讶地问。

“是的！由于它有毒，所以老百姓又称它为‘毒盐’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腊肉里怎么会有这种鬼东西？真是活见鬼了。”

“这不奇怪，有些人在制作腊肉过程中，会使用亚硝酸盐来保鲜。如果用量太大，便会导致人食用后中毒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刘国贤院长的说法，立即遭到了食堂管理员张美娟的强烈反对。

“咦！不对吧！食堂里又不是第一次买腊猪肉吃，怎么以前就没有人中毒？再说了，腊猪肉是从超市里买来的，超市里的食品，肯定是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，怎么会有毒呢！”张美娟因为激动而涨红了脸。

“你先别急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些菜是不是今天烧的？”刘院长盯着张美娟的眼睛问。

“当然喽！都是今天早上买来的新鲜菜，上午烧的。绝对没有隔夜菜。”张美娟理直气壮地回答。

“这就对了嘛！”刘国贤院长点着头说，“大凡食物中毒，如果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，通常就只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腐败变质的食物会产生亚硝酸盐，人吃后会中毒；另一种是生产厂家在制作加工腊肉制品过程中，为了防止新鲜猪肉腐败变质，一般都会限量地使用亚硝酸盐。如果使用不当、用量过高的话，人吃了后就会中毒，甚至会造成中毒死亡。你刚才说这些菜都是今天早上买的，上午烧的，中午吃的，因此，就可以排除隔夜食物腐败变质后导致人食用中毒。既然这种情形排除了，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，那就是亚硝酸盐来自腊猪肉。”

“你们不要争了，其实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。比如说，有些缺德的菜农，在种菜过程中，给蔬菜洒上了剧毒的农药，如果炊事员在烧炒前没有将农药残留物清洗干净的话，有时候也会导致人吃了中毒，甚至会造成中毒死亡。又比

如，有一些有毒的植物混在蔬菜中，如果清洗时没有发现，而将其一锅炒的话，人吃了也会中毒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在网络上经常能够看得到。现在情况还不明确，我们不要胡乱猜测、妄下结论。”

王海峰和刘国贤一边察看病人情况，一边给病人做着安抚工作。走走停停，就来到了走廊上。王海峰问：“刘院长，现在其他病人的病情都稳定了吧？”

“哦，都稳定了。不过还有一个病人还在昏迷中。”

“那赶快带我去看看。”

“好的，请这边走。”

走廊尽头有一张铁制病床，床上躺着一名身材瘦弱的女病人。

王海峰和刘国贤来到这名女病人的床边，发现她还处于昏迷状态。刘国贤一边用手背触摸着病人的额头，一边给王海峰介绍：“除了张福顺死亡以外，其他病人的病情都基本上得到了控制。有几个昏迷和半昏迷的病人都陆陆续续地苏醒过来了，只有这个病人，还一直处于昏迷之中。不过你放心，她的血压、体温和脉搏都还正常，应该很快就会苏醒过来。”

“她叫谢雨农，是我们局里的合同工。可能是她中午吃的东西多了一些，中的毒也就重一些，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。”张美娟在旁边插进来介绍说，“不过不要紧，医生说了，她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很快就会醒过来的。”

望着昏迷中的谢雨农，王海峰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。已经死掉一个了，千万不能再死了，要是再死人的话，那就真是无法收拾这个烂摊子了。

王海峰是军人出身，曾在某部炮兵团服役，任过副团长。转业后分配到宁溪县林业局工作。他一米八的个子，长得魁梧高大，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，就像打炮一样。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步幅忒大。与人交谈时，总喜欢带一句“真是活见鬼了”的口头禅。

王海峰一边叮嘱医生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病人，一边掏出手机，分别给公安局、卫生局疾控中心 and 环境保护局打电话，通报中毒事件。

王海峰在心里寻思着：“食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作为一局之长，自己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应当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，请求有关部门派人来协助处理。要不然的话，自己又如何来面对眼前这个局面呢。”

王海峰刚打完电话，便听到身后有一个虚弱的声音在说：“医生……医生……你们哪位是医生？快……快去救救我娘呀！我娘也吃了食堂里的饭菜，怕是也生病了吧？！”

原来是谢雨农已经苏醒过来了，说是她中午从食堂里帮母亲买了饭菜回去吃，担心老人家也可能生病了。

“你娘现在在哪里？”刘院长问。

“在……在我家里。你们快……快去救救她吧！”谢雨农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，脸上挂满了担忧和不安的表情。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王海峰问。

“永乐大桥，北桥头，翠湖小区，2栋1单元501室。”谢雨农一边说，一边哆哆嗦嗦地从裤口袋里掏出家里的钥匙。

救命如救火。事不宜迟，王海峰接过钥匙，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口头语“真是活见鬼了”，便带领几名医生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翠湖小区谢雨农的家里。

然而，一切都晚矣！

当王海峰一行匆匆忙忙地赶到时，看到的竟是一具已经开始僵硬的尸体。老人家早已命归黄泉了。

望着老太婆的尸体，王海峰终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，哽咽着说：“我的天啦！两条人命啦！这怎么得了呀？真是活见鬼了啊！”

王海峰擤了一把鼻涕，然后掏出手机打“110”，再次向公安局通报新的案情。

二 刑警队长

宁溪县，一个偏僻的山区县，总人口不到四十万。一直以来，社会治安状况都比较平稳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永乐街道派出所所长王强接到警情时，惊讶得几乎要窒息过去。在他的辖区里，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怕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发生过吧。

王强今年 54 岁。个子不高，身材消瘦，两鬓斑白。由于长期工作于基层，风霜雪雨，走村串户，焦心劳思，以至于过早地衰老了，脸上布满了饱经沧桑的皱纹，长相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。

王强从部队转业回来后，就一直在永乐街道派出所工作。从一名普通的民警，干到副科级的所长，大约花了 25 年的时间。进步确实有些慢。但我们不能说他不优秀、工作不敬业。事实上，他做事非常认真，认真到几乎有些古板。实在是因为基层干部级别低、职数少。在一个县级公安局，要想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，难啦！不仅竞争激烈，而且层级还非常多，就相当于过独木桥吧。他参加工作后，先是做片警，几年后当片长，然后是当副股级的警长、正股级的副所长，最后才提拔为副科级的所长。

就在他即将退居二线之际，辖区里竟然发生了死伤二十多人的集体食物中

毒事件，王强感到十分震惊，同时又感到无比沮丧。震惊的是：一个行政机关单位的食堂，管理如此之差，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；沮丧的是：现在动不动就搞责任倒查和问题追究，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被追责，自己受到牵连被处分，那不是成了晚节不保了吗！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该来的总是要来的，担心也没有用。先不管那么多，把事情查清楚了再说吧。

王强皱着眉，铁青着脸，带领民警严松等人，驱车直接赶往林业局食堂。虽然一言不发地紧绷着脸，但却无法拉平他额头上那一条条的“犁沟”。

林业局食堂的前后门都已经上了锁。

王强绕着食堂外围巡查了一遍，试图找到一些可疑的物品或痕迹，但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招呼严松按照现场保护的基本要求，用隔离带将食堂大范围隔离起来，等待刑警队的同志前来勘查。紧接着，王强又用手机从所里调了几名干警赶到医院去，指示他们对那些已经清醒过来的中毒人员展开初步询问，全力收集有关信息，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情况。

把现场保护措施落实好后，王强继续对外围现场进行踏勘。这时又接到了指挥中心的电话，说翠湖住宅小区2栋1单元501室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，死者叫李湘妹，是林业局的退休职工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“祸不单行”啦！

“严松，你带名辅警赶到翠湖小区去，那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。”王强放下手机，一脸凝重地对严松说。

“啊！有这样的事？这不是东家刚起火，西家又冒烟吗！”严松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感叹道。

“你们赶过去后，不要乱动现场的东西，先把现场严密保护起来，等待刑事技术人员前来勘查。”王强叮嘱严松。

严松带了一名辅警应声而去。

见刑警队的同志还没有来，王强便给局指挥中心打电话，询问他们到了哪里。得知他们已在来的路上后，他又急忙去找林业局办公大楼的门卫，打听由谁保管食堂的钥匙。

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时，刑警队长文斌正在召开“捕狼”专项行动工作动员会，部署有关追逃工作。因此，他不得不长话短说了：“简单来说，‘捕狼’专项行动的实质，就是要追捕历年来潜逃在外的命案逃犯。经过清理，我县还有7名命案犯罪嫌疑人还在逃。这些逃犯中，有的是故意杀人犯，有的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犯。潜逃时间最长的已有二十多年了。这些人不仅长期逍遥法外，而且随时都有可能重新犯罪伤害他人。打个比方说吧，这7名逃犯，就相当于游弋在野外的7匹‘恶狼’，无拘无束，随时随地都有伤害他人的危险。因此，为了彻底消除隐患，还受害人及其家属一个公道，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，开展专项追逃行动。要实行一人一档一专班，即一个逃犯建立一个档案，组建一个追逃专班，尽快地将他们缉捕归案，绳之以法。”

文斌简明扼要地布置完工作，然后手一挥，大声地说了一句“散会”，便匆匆忙忙地向楼下奔去。副队长吴良义紧随其后。

文斌一边匆忙行走，一边习惯性地扫了一眼手机上的日期和时间：2016年7月8日15时40分，星期五。

干警早已把勘查车和备勤车停在大门口。法医钟天、痕检员郭弘、侦查员韩珂玉、辛丹青和新调来的刑警陈亮等人，都早已带好了现场勘查箱和调查取证工具，正站在车子边等。

文斌见钟法医也站在车子边等，便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到医院去！”

钟天转身正要离开，文斌又叫住他叮嘱了一番。

“医院那边的工作重点，是要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要对死者的尸体进行检验；二是要对其他中毒人员的身体进行检查；三是要提取有关呕吐物、

排泄物及血样等检材；四是要向医生了解中毒人员的中毒症状；五是要暗中收集有关的可疑信息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你放心。”钟天回答。

文斌又指了一下辛丹青：“你和钟法医一起去吧。”

“是！”辛丹青紧追钟天，向车库方向奔去。

钟天和辛丹青走后，韩珂玉问：“队长，我们往哪里去？”

“这还用说吗，这么多人同时生病，肯定是集体食堂出了问题嘛！”吴良义一边上车一边说。文斌一言不发，脸上表情异常严肃。

“明白！”韩珂玉应了一声，便对司机发出指令：“目标：林业局食堂。出发！”

文斌带领侦技人员，一路狂奔地赶往林业局食堂。

宁溪河水东西走向，贯穿于宁溪县中心城区，将县城分为城南和城北两个区域。河面上架有“宁溪”“永乐”和“平安”三座大桥，使城南、城北两个区域的经济文化紧密相连，充分融合。

宁溪河水长年清澈甘甜，川流不息，养育了祖祖辈辈的乡民，是宁溪人民的母亲河。

宁溪大桥的造型设计为提篮型，算得上宁溪县城的标志性建筑。六车道、四提手，两边布满了各种造型的花坛，远远看去，宛如两对浮在水面上的巨型花篮。

警车驶上宁溪大桥。文斌透过车窗，凝望着温婉平静的宁溪河水面，一动不动。韩珂玉见状，关心地问道：“队长，没事吧？想什么呢？”

“嗯！没事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，每天都能像这条河的河水一样宁静、闲舒，那该有多好啊——没有犯罪，没有暴力，没有尔虞我诈。百姓安全，社会祥和，人人幸福……”

“是呀！如果哪天我们做刑警的都失业了，那这个社会就太平了……”韩

珂玉被文斌的情绪所感染，心潮澎湃地附和着说。

望着坐在前排这个身材魁梧、性情温和、品性刚强、处世沉稳的男子，韩珂玉心里充满了由衷的敬意。

“什么歌坛四大天王？什么影圈八大金刚？在我这里全都是狗屁。队长才是我们的偶像，才是我们的明星，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！”

文斌35岁，毕业于警察学院侦察系。他身高一米七八，国字脸，板寸头，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。由于长期坚持搏击和体能训练，所以体格强健，动作敏捷。

别看文斌年纪轻，可却是老资格的刑警队长了。在他办公室的墙面上，悬挂了一幅大气豪迈的草书匾，上书：“铁肩担道义，侠骨济民生”。这正是对他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十多年的归纳和点评——千里打拐救儿童、寻踪觅迹破疑案、刀光剑影擒悍匪……无数次临危受命、无数次激流险浪、无数次功成凯旋。在他身上，无不彰显出一名优秀刑警的胆魄和智慧。

听到韩珂玉的感叹，陈亮眨了眨眼睛，有些不解地问：“韩哥，如果刑警都失业了，那我去干什么呢？”

“呵呵！你呀，你就回家去讨老婆带娃儿嘛！”吴良义在旁边打趣地说。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吴良义是辽宁人，典型的东北大汉。一米八五的个子，魁梧健硕。性格豪爽，为人大气。操一口纯正的东北话，说起话来嗓子有点嘶哑，但不失粗犷、有力。他曾经是一名消防战士，在一次救火抢险中，咽喉被化工厂有毒气体灼伤，导致嗓子永久性嘶哑。从消防部队转业后，他分配到了刑警大队。经过几年的打拼，晋升为副大队长。平时大家都习惯模仿他，用东北方言称呼他“吴队副”。

文斌的手机响了。是永乐街道派出所所长王强打来的。

“喂！是刑警大队文斌队长吗？”

“我是。请讲。”文斌说话向来简单明了，从不拖泥带水。

“你好！我是永乐街道派出所所长王强。”

“嗨，王所长好！”

“我们现在正在事故现场，也就是林业局的机关食堂。请问你们到哪里了？”

“我们也快到了。”

“又有一个紧急警情要向你通报。刚才指挥中心转来警情，说是我辖区翠湖小区的一户居民家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。我已经派人赶过去了，你们大队是否也要派人过去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！你把详细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调人过去。”

与王强通完电话，文斌立即叫停车，然后对吴良义说：“吴队副，翠湖小区又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派出所的同志已经去了。你就在这里下车，打摩的赶过去，我会派陈旭东法医赶过去勘查现场的。如有什么情况，要及时向我报告。”

“好的。可据我所知，陈法医好像正在休陪产假呢。”吴良义说。

“我知道。没办法呀，只好让他中止休假了。”

吴良义不再说什么，下车后拦了一辆“摩的”直奔翠湖小区而去。

文斌立即打电话通知正在休陪产假的陈旭东法医，要求他中止休假，带人前往翠湖小区勘查现场。

陈旭东从队长的说话语气里，明显感觉到了案情的严重性。于是，他来不及给刚生产的妻子多做解释，只是深情地吻了吻躺在妻子身边才出生几天的婴儿，满脸愧疚地对妻子说了一声“我有任务。你多保重！”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，妻子心里一酸，两汪泪水夺眶而出。泪水里有委屈，有酸楚，但更多的是关爱和祈祷。